程氏墨苑

程典客墨賦

新都程鴻臚幼博氏守玄知黑以墨為技名重詞林品越族賈余用其墨而心快焉乃為作賦其辭曰

夫何伊人之特稟紛衆美之獨備遵尚絅之令謨羲含章而養晦既躭玄

而如揚復守黑之似李德何不潛技
乃必綴翱翔於舩槧之塲踸踔于述
作之宇矚隃縻于今日嗟神理之未
既纘緒上黨捜精易水則象蕫公佩
濩潘氏型規二螺義竊九子消天時
度埜理慎燥濕避寒暑鳩良工簡妙

技僃殽截豐廩餼功不逮化物耿玄
詣以材則廬岳之松大峰之煤蒼麋
之角文豹之髓魚腦呈玄麝臍流紫
菌草襳褷澤蘭霏靡珠胎璣屑瑳膏
玉乳品以集成芳非一類黑水重郵
玄霜歷祀溟海為枯雍丘半死以工

則千燈凖膏孤荳蕭條酌液憑衡列梘如標分書戍守丹燼閒寥紋煙妖嫋幽熖焱搖似有而若無驟畀而倏高迴宂綺疏遲迟榲橑然後揉襍百馥和調諸膏烟膠相得子母攜抱嶧山之桐不多齊州之漆貴少于是盛

攸並栮檮以金椎若斷若續乍合乍
離夫其贔屭作力罔媮與佚若朱亥
千斤而愽浪一擊其宵亘砤砤絡繹𭥍
勠若玉兎檮藥而天嫒報章其疾徐
甘若得心應手若郢人斲鼻而庖丁
解牛故其爲質也堅如連錫貞似珷

玏玄圭杳蘷蒼璜旁䰟消寸必以經年橫溝可容一夕筑陽磊磈未足齊嶶懐化嶙峋猶難比德其為色也黝々黟々爗々煌々卿雲朝升景星夜張元始乍涅太素蓁芒遇木則入實暗而光比漆於一點之小為德于三年之藏其

為香也袗裶扶踈菮虒欝燠嘘氣歊

蒸流脂滲漉蹫牛頭𦞙雞舌陵都渠

軼迷迭吐魚腹而氤氲隱豹橐而馥

馞攘芙蕖之幽芬奪申椒之酷烈其

為制也圓規象乾方蓋摹地八陵四

極六符五緯埏埴琢磨鐫鏤具𠈁或

直而挺或俯而銳觿角槃匜靈章瑞
璽人取龍賓物用狻猊松立太守佛
沿青衣摶〻異形歷〻殊制伯益所不能
名隸首所不能識乃綴以金珠抹以
翡翠髹以文綺實以華櫝故能使珎
方照乘價埒連城貴同水碧重竝金

莖詞壇秀文苑馳轂不翼而翥不脛
而徧石室搽舩蠹簡藉潤宮闈掃黛
蛾綠爭盈何分公擇好不獨張金徐
峰假奕以博得潘谷隔韞而知鸗已
不神松煤為萬錢之值秋香辟作十
世之珍者也乃其若煙無烟若質無

質似香非香似色非色漠、嘿、變幻恍
惚漏元氣而涳濛盜沆瀣之流液是
又宵練逃形龍秋絶力舍利含景奇
珠匿跡將使歐冶旁皇九方辟易阿
育唏噓罔兩莫測者矣雖復名公碩
士騷客文人玄香快意烏玦賞心吐

詞纚屬持論縯紛剡藤皐起緗帙山陳魯何足以喻其義理得其神情者乎乃彼氏象帝之始不與物遷木雖自保害焉都捐處于不言之府酌于無朕之源雖華衰之日至而文理之闇然其彧黑白倒寘雖黃錯繆謂玄

非玄妬婦有口抑復在涅不淄有玷

無咎即費輸攻不辭墨守

梁溪鄒迪光譔

潘萬嗣書

程幼博墨賦 有序

東諸侯廷實暨東人士羔雉大陳箱篚小逾挺笏輒手歛墨如劾揚金肰率嫁娉賣櫝溷鼠嵗燕司會無縣質劑掌翰因之寘物雖有蘭薰雪白鳳質龍章頡籀鳥跡斯邕龜文兼金總石量漢權秦六書入室八體互能懸針倒薤雲氣芝

英光涵萬丈肺肝五文然縹筆既簪玄黄斯判鐵摘有拆油素乃功必也青鏤代乎剞劂黑人下以槧鉛符采昭灼炳煥新鮮勢不得掩滅闇溜濇詭喧逐自非體奇好異之士寘心索古之夫官物辨風之匠程材亮工之人讚事必依其本取數必校其裹烏能助其氣色呈其

鉅麗宣其湮鬱發其光怪使朱白擅乎
山海仲鞅用以齊秦撫咸池而震野羞
大別以為牲沛乎若巨鱗縱壑而躍紅
尨翩乎若健翮飈雲而舉青蘋此亦人
馬滑器手習之餘事也歙固墨藪其上
多古松心則鷄足上黨之所峯峯也法
肇南唐則趙廷珪之所流播也烟煤炧

煤則燭龍九華燈之所肰照也檍襍蠙珠則夜日晝星之所透射也從風自然則龍麝沉水之所郁烈也鏑合鱗鬣則犀玉近賜之所沿習也磨殘古色則潘谷見拜之所驚示也麋角煎膠則大官赤管之所月給也製像敦彝則大馬博物之所考志也流走四夷出入宮禁修

侮龍壟干附鱓貂光敵百城貨鏹萬數則奇觚氏之所以喧傳騰驤也然而權神于獨巧墮于終質犄于廣智昏于鶩哶名之客升其閫域若披省禁之華吠聲之羣識其欵題如獲隋和之翫卒使貿易闤請謁之尊市鬻于群縣之重日不暇給聲轉相蒙上亡賞鑒則激勸不

精下寘欣和則質文爲守使好事詭其䜌卿知音聾以譙讓墨道之惡于斯為苦嘗試原本精神覈研體性于色為黑位居北方于行為土數屬中央土生火故祝融胎其熖北旺水故玄冥滋其光柱下有守黑之史河間有尚玄之相故吐故棄穢洗吏道之不點納新埋照含

天象之大章非勞謙三讓不足以合其德非沉穆儼默不足以含其明非恬淡寡營不足以純其質非端方正直不足以居其常非精心斂中不足以窓其緻非知希我貴不足以恒其蔵故緝榔編蒲則文人矢漬槻之志飡麻栖雪則淄士揞嘶髓之行倬彼昭田非由涅皂于

皇懸象豈屬補推故昭質未虧不須金
采而大本乃立何必蛤蚌飲沆吸薤蟬
脫青霄則豨膏行厠牛飲上流飡霞結
虹擘麟脯鳳則麋膠清尚嘴角標奇蔔
仝體中婕妤浴處瑶英肌生翻風口噴
則腦臍著巽當風揚芬被褐懷玉食藿
郇肉冠劍塗人輕肥充目則黃金翡翠

不含靈龜按圖服箱畫貌專房不如當
御美女飛黃則臺懸篆籀興寄匕羊甘
苦有數疾徐有方不傳父子自中宮商
則技忤和烟神在象先雙鈎著胸連城
動容牙生輟絃子野更鑄拊心納肝殉
知感遇則技殫良工技必明主故行其
道則錐網珊瑚于海底泣珠淚於瑤筐

木難填卷瑟瑟委衢龍光印璽彪炳纖
緗氊動人主富鈞敵國而功銖卒當不
行其道則雖殉一寒士之知充一墨客
之用而不乏揆天之才享有長孟之譽
蓋日精月華奎婁斯貫天明地德魚烏
自形豈可令富室星爛宴儒磨糙貴遊
踐麝寒士塗墨文昌湮鬱而不章東璧

掩滅而無光式予友幼慱程君小隱鴻臚大乘墨鄉臚其賈事苑為國餂觀其染草搜烟則首山採銅之鑄嶰谷截竹之比和膠枯杵則瑤池八駿之御雲門大英之調華號即真則純晃代麻之倫馳驅我範之貞破贋膺直則文布火牛之勇挂冠弗取之勤必將粉米天章藻

火王度鴻海瀝液勒大明一代之書班
管淋漓刋令上三朝之典巧乎有道偉
矣宏歟若夫石渠金馬之彥天祿蘭臺
之賢邦伯庶尹之師輶軒斧繡之使隸
奇草聖墨瀦豪精虛心味道詘體通玄
服濃淡虛實之訓辨松桐膠漆之真淄
澠不爽馬布纖分韋誕一點如漆由来

三國元臣張永萬乘嗟珍亦見六朝貴近是以題榜則鬚髪盡白表啟則乘輿執翫盖理事通融道器兼揔心生變化德合神明是曰拓人豈稱時匠而或因工為慚懼儒之累則踞鍜何損於叔夜蠟屐不廢於伯倫踵頂雖残無勞化絲之泣喉舌累踐試觀若綬之箴而乃陶

雅奢取於奚超栁權更制於諸葛則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質之匕偶匠石廢其引斤故取與爲寶而美惡在原嗟乎懸宝鼦黿馬之精啜瀋等身命之重故子罕有玉而展禽有國會非荀飯孰審薪勞解不符嘗譙明鷄宿子也懷舟作吏生張華望氣之鄉荷筆爲郎宦昭

明集選之地分校青黃爲人畫女兒眉
嫵上計黑白自公覲天子明先隃麋虛
想龍餅初沾敵映斗星麻辭升水因臚
自免厥賦維程其辭曰
偉太陰之挻質符真詰乎晦明效奎星
之屈曲達河洛之勾蹟惟五色之宣炫
獨黑章乎崢嶸夫其陰体陽用聚約散

弘皇頡蝌紐帝羲圭翃龜食兆順繩引
剬乎摩頂放踵狀熱藏聲去薄居厚深
情顯名瀚海霧淖幽都雲蒸純漆比色
黑玉敵敎烟真草細杵到膠清翰喙黝
澤硯腹冷泓我黍油油非烟晶晶不膠
不暈顯于天京作庫鎮寶為王著珩綸
音袞錫天語親鄉明光宮殿袍笏重肇

池鳴和鳳海掣巨鯨東井燦爛北斗光
榮不顯文昌翼我
聖皇多士濟濟受計明堂侯封即墨世
食玄鄉宜乎弁州紫瀾駕天風而遠馭
濟南白雪秉陽律以迴翔飄飄淩雲之
氣含之以蒸濘翩翩吐鳳之舌噉之以
凝霜豈徒會稽守子注周易而王女出

地佛馱跋陁譯華嚴而青童護堂必將
詔般倕斤古松於西域命燧皇燭火龍
於華陽葛洪貨苗于遼海張蹇采蘓于
胡商侯以通天狐之視擣以杵月兔之
方入水不滓著雨無傷千金不換一滴
瀼瀼于是味玄先生聞而嘆曰桓温妾
髮鑑人黑光凝脂點漆杜弘治良睛矑

華鬘一陰一陽鴻臚臚墨墨程程郎墨

兮湯湯誰為鍾王

萬曆甲辰陬月

豫章羅憲凱元甫撰

閔純禮書

試墨贈程君房 有序

余操觚時即聞鄣有方于曾雅為司馬公所推轂家後得程君房名俱籍、藝苑間乙未之睹與表弟楊宗卿旅食歙州一日譚及墨品遂各[illegible]

蹇驢走巖鎮市中縱觀二氏
所為墨及接君房議論意氣
且翩翩欲下乃知五陵俠客與
里兒自別又何論墨也歸綴
俚語以見意云

函三室兮嵩之陽然九華兮丹

飫長金燭龍兮照闔閶喻沆瀣
兮塞遐紫控虬蝪兮飛紫霜佩
蒼精兮來帝傍食即墨兮矦
旁鄉錯參辰兮鸞文昌倬雲漢
兮迴天章窮地紀兮功難量代
繩漆兮肇南唐鍊靈液兮程

君房哩太玄兮潛幽光文之式
兮珪之良播海寓兮銘於常傳
隃麋兮何洋、

閩漳盧瘂鋐

墨偈有序

君房氏妙得墨宗三昧點更一滴之墨如雨頭數周徧詞林以來曾有詞林之高標極許不為不偉而余亦竊附一二證盟點茲會座上君子禪友請以白法談墨予欣然為之臨池作偈

即色即空相　依空成幻色
即空即真實　不可終磨滅
大塊墨汁凝　昧者勤分別
牟尼光芽照　蒼蒼天一色

郘中吳文企書於
白門寓廬

墨紀

余於筆研親者數十年所中間與墨相磨毋計挺為余則愧於尚玄楊氏墨甚無稱於陳玄君意謂墨技無良爲所得而藏者磨哉絕寶一得之故家所藏舊市一得之羅龍文所製一

淂之姻氏齋河尹大將軍所遺一淂之都下故族數者多奇所匯墨譜備載特淂都下者較勝署記年亥跋與有生齋年余方寶之擬他日作河間壙中殉物會

詔趙尹大將軍復鎮保定善余好墨

鄧寄署鈔品者二函、八笏署重玄者八笏裪焉入目色澤無異時王磨而試之勃然五色雲起鳳池之上堅而能潤黝而香光余求所謂舐筆不膠入硯不暈今始見之較之方于魯寥天一非烟不翅倍蓰直與所藏齊矣

製者雁行若羅氏徒重珍麋而質且
退三舍署記名歲知作者為新安程
氏君房余不知君房為何如人即其
造物入神是稱絕技及按品列之種
尚居下乘不知上此而寥天一非烟
宜當何似方憾索無所自幾、屬望於

南之知交亡何鄉人韓中丞慳菴公
從東遼迴撫歸過余之東禽館見案
頭珍重嬌品及所書墨談雅指寥天
一非烟二篇惠余戒勿輕試余曰嘻
孔周宵練見影而不見光此之謂耶
柙而不試徒將磨人旋洗端研注水

湎滴試磨一綫紫烟上浮神互氣清
晰光射目其視重玄妙品迴出天淵
亟閉藏之不亞清氏之珠和氏之璧
宵練宜下風矣問其所從曰得之程
鴻臚大約者君房乃其别名予素耳
其為人予名公謂其探玄好玩即今

名實相副識可稱墨家董狐古人藏
墨貯以豹皮囊極其慎重徐常侍光
善賣鑒潘谷漏囊而神會之石昌言
懸室不磨呂行甫書餘啜瀋皆稱絕
嗜毋愧尚玄蘇長公購數十百家用
錦囊盛貯凡螺凡丸凡餅一標題懸

不忍拭久之箋曰人固磨墨墨且磨我前人善墨素何手澤無存藉識者紀之尤未盡泯是藏者與作者兩不朽也余不能善藏以圖不朽恐今世寶而無傳不知磨我之餘子將奚適顧他日爲尤物尚知今所從來因題

紀以當錦囊存以磨後之好者

萬曆癸巳長至日濟南邢侗紀事

滎陽鄭琰書

墨辯

墨所貴者黝澤已爾方圓脩楕之詭製詞章藻繢之異飾法之所無用者於黝澤寔當焉偽家衒玉賈石日取款識紛更之既又傅求鴻鉅

評賞虛高價直以爚亂觀聽是鳳綺而鵬質也將誰欺乎茲余鳩工自點紅草輕煙倣古和劑監製諸墨視僞家昂價裁損什四五而墨質則遠過之諸形模並仍其舊將使

參玉於瑉真偽易辯耳諸自它覿者曰太樸無名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萬曆庚寅九日

還樸齋主人題

南鄞劉然書

墨說

余手捺鵝酷有鞠通之嗜居恒臆語點如漆畫嫵尔妍點如煤畫妍亦嫵故毋論龍文雙脊貢供堂等古藏不惜重購即近代諸名家咸品其尤者彙收焉時雨中醉中無聊中輙向宷墨齋頭呼童列古研十餘輩具水注彙脫試之色澤其上其次通次而減不使襍處因得上品者二十餘家製不一質無二猶有

注之不靡磨之無烟無名識可考或其石墨
歟賞鑑珍襲間取酒籌歌兒一曲一觴一觴
一玩自謂獨得其趣者乙酉秋見于魯方氏
製文鏤星斗模飾琮珪較之古質如櫝珠襲
石不可以欺周客予乃嘆曰古墨其虎豹之
鞹乎方墨其羊質而虎皮者乎用之寧取質
耳欲稱全寶須文質彬彬哉甲午夏秣陵見
諸傳雅齋頭款識大是精絶研之烟浮香發

堅而潤黝而光真二兩之烟一點之漆可以書王遠噴班孟者徐騐之皆君房製也較昔所藏一切丸泥耳嘗恨未得納足玄圃盡觀程君寶藏辛丑過墨室得諸種種奇品携歸齋頭現然一斗星宿山川人物鳥獸珠玉宮室花木草禹形形色色悉具阿堵中快矣快矣然程君墨銘雖暗含品級如玄元寥天非烟重玄國香神妙等稱皆切名相泥者局于

見者執其下曰程君墨名海内枚止此乎一班畫豹一斑輕昂世未嘗無其人安得松滋侯寄聲程君徑署程某第一墨第二墨第三墨以下做此由是傳布海内外得其下者曰程君下墨如此上可知矣因紀其說

六六峰主人洪士英女含甫

吳嘉書

墨德頌

有子墨客卿陳玄以石鄉侯為家督上池小史為能幹中書君毛穎為佐使楮知白先生為錄判政遠結繩書契爰直觧歌烏〻守黑默〻情濃膠漆之固交投杵臼之側家世五松品格九棘功起湼緇譽騰即墨述先貽後玄圭褒德磨頂放踵焉靳其力有太素公子堅白處士覩玄側理議論騰起黕黰凡漆黯黮亡比動輙汙人不能潔己媢埊突黔面目黎傀死厌寧然湊煙詎企但貽譏於皂卿庸無慭於明試客卿

于是墨守閟〻鮮嘲夫夫醮石染翰照楷垂模冥〻
昭〻道與之符堅白雌黄丹鉛精麤胥府於墨而成
書若圖爍若經緯之灼雲漢較若流峙之列方隅闡
玄黄於宇宙傳今古於須臾疇云物小稱大冶於洪
爐二豪退處焉知尚白之為玄奴

吴守和伯羹父撰

程先機玄宰父書

還樸齋墨評有序

余聞程幼博久而未盡其奇今游至新都從張將軍兄弟悉試其所治墨種種精絕令人心折謂技至此乎已而丁南羽更津津甚所造墨法直是前無古人矣但執苑功臣也嘗攷古而得一二嗜墨者因

拈出以貽幼博孫而質之賞鑒之
家當亦不大相左。
司馬君實宅無嗜好獨嗜墨蓄至百餘
蘇長公錦囊所貯不下數十百家苐非
遠取韋誕奚超近亦精類幼博庶不失
兩家真諦不爾即纍纍、　錦囊縱足孔難
未見大宗旨了半生勞頓

景煥造墨甚精印文曰香璧篆其陰曰副墨子僅造五十團曰此可以終身矣余試墨如幼博者堅膩潤滑多不翅及十團則幼博自足千禩矣何患子期未至

李營丘惜墨如金唐高宗用墨鎮庫金章宗購徽宗御製墨一兩價黃金一斤

欲傚不能嘆謂墨妖皆可謂珍愛極矣
然彼墨稱何足當此名博雅如此道大
費鍾鑪庶幾受益從養可以無愧

秀州包衡書于蜀美館時
壬寅秋穀日也

程君房墨評

夫墨之為德體黝而用澤黝以為質而澤其文也黝而弗澤則徒質澤而弗黝則空文要難以語墨之純德矣在昔仲將一點如漆其彬彬者乎後此如奚如潘率用墨德之純以鳴於時而涿於後葢深於法而不詭乎法匪直以

藻飾為工也輓近世尚藻飾矣拙工
闇於法僞者法而詭黝且烏有何論其
澤徒藻飾以眩人魚目碔砆比肆而售
是墨德之賊也程幼博氏取古之法神
而化之黝而且澤質有其文體用備而
墨德純不計費不惜工不貳價以故窮
擅文壇而聲浾華裔彼拙工無論僞

者見之有汗赤而逌耳予性好古尤喜
臨池頗有懸墨滿堂之癖每得程君
奇製輒用寶藏因書此以志之幼博
名大約君房其别字云

閬中趙世顯仁甫譔并書

墨苑跋

余耳君房名久矣第余足跡不越百里不能乏黄山白岳以攬山川人物之盛故即数相知亦付之雲鴻江鯉之外而已乃一日忽君房惠然来顧草堂喜不自勝坐久君房談娓娓有致亦多世外語大都黜拘檢放形骸游方之外而不

掛俗子憸夫於齒牙頰頰也者其異人哉其異人哉而不佞固已前知有所撰墨苑矣第未見耳于是請而出諸囊中披閱再三則天章煥發人文葱鬱禹鼎所鑄牛渚所匿畢呈顯露噫彼區區獵異好奇者皆君房之士苴也方且自詫其得罔象所收驪龍所藏不亦謬哉蓋

歙墨名重寓內大率金標其韗土隔其中滯筆黏紙頗為臨池之害君房所製則不然煙草膠液必精必良擣杵和合益虔益慎故龍文外昭珠涎內溢飛玄霜於鬢巔吐紫霧於狼毫上追廷珪不數郭玘固必傳之寶也卷中饒海內名卿才士不遠千里競為賦咏題贈不佞

自頋非其人乃輙敢泚筆續貂僣附末
簡抑何厚幸哉君房必有以教戒矣
萬曆癸卯小春吳郡錢允治題

雁門文震孟書

古人論墨書記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輙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匀一刀圭服能已亂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

為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汝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九用海東羅文麦光帋作此大字數帋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

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
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
復得宜寶秘也

書龎安時見遺庭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庭珪造雖形色異衆然
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
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龎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
求此墨已而轉遺予求書數幅而已安時蘄水人術
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奇疾字安常

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為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

人磨墨〻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為晁繹頴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遺形制絕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新蓄賜墨也此墨家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〻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令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為墨則白盖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為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才積便掃以為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為佳墨然非煙

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閤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緉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

人嘗惜墨不磨終當為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〻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〻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既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佑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三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州隣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罇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曰陽嵓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

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

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書鄭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蘭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鄭仲遠試墨書此〻墨云文公檜飈騰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〻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吴子野出

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

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書裴言墨

潘谷鄱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〻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絶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

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書孫棐静常和墨

孫棐静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閤道人也賣墨收其羸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太室嘗和其墨精緻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戴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為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紙上竹紙盖宜墨若池歙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視墨石研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矣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箋冣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當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兖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與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畫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帋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群兒賊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

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臨老全翁元之歎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于瑤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記梅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

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三鼓作此紙 以上東坡外集

近世人士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余嘗於韋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意無佳墨

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絕勝此其見遺者
曰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
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
精烟而不能雋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
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
余為兒時於彭門冦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
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壁槃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
久不見膠彩而書於帋間視之其黑昔非餘墨所及
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

下書墨工姓名曰第其品次云　以上春渚紀聞

晁無咎作廷珪墨歌

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髣髴尚見鮫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嘗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床摩拭紅絲研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豪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埽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

寓西天貝葉書

李太白酬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黄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東坡謝宋漢傑送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鬢髮墮寒鴉

李廷珪藏墨訣云

贈尔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鄙意烏玉玦便是一隹款背書此四語夲色砂語

也前二詩書墨背皆砂遠勝今人也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称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

餘潤其品在鄱圯父子閒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

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鮮牛

革及觔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大司成玄圃蕭公書

八行勤重惝對芝容疇昔之歲星聚都門雅韻照人清言絕俗一别春明幾更寒暑矣足下匿景埋照沉浸乎繡帀雕龍之業仁風在握奬借逾涯杞讀圜中草綠毫之工與隃糜並美程先生詞人也奈何若遥聞老氏僅守其黑爲我要以知玄知默雅道之宅矣雄筆所欲消其硯磚遜於墨意在斯乎蓋深遠矣足下風誼甚高千情庚爲諸君子迭相唱酬傑若雲錦

胡侯謗〻者之績貂爲將無顡豬垂指爪而甘之不佞所未解也帚恐敵將負重亭懼且史木又二豎見侵筆札之事久矣雖索侯病少閒當於獻歲圖之便當附在荊嚴兄以奏記室足下勿督過遲〻希推涵鑒不盡

又

足下手情風標即導養時晦名無脛而走九域傾安得縮地千里式春來飛蕩逸懷當與墨池烟霧並發仁風見惠若朝霞可餐時一披拂芝容在望計旦夕

攬白嶽之雲飲武谿之水安得復有人間肺腸即欲以墨氏梅而五采之毫照暎龍尾其翩翩佳致誰繼掩之僕善病不堪雕蟲杜門三月七箸日減每見佳剞劂彥續紛綦組陸離以相標美不勝健羨然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又萬冗叢集入直之勞餐同汗馬東朝出閣遑遑閒雞束髮秉燭趨帷日高春策馬還邸頹然一榻不復知毛生安在矣坐是久輟裁答草草一二語塵忝滋多足下倘有嗜痂癖或采而存之不然者俟少暇當以續貂或不厭其遲遲為幸耳惟

不賜譙呵足徵至愛

太史漪園焦公書

兩辱垂頋十年契濶之懷藉以少慰乃匆匆別去不能奉教款叙至今耿耿歲裡以數府公志事相歆迫未及尋便寄上拙艸至遠屢使者又增悚亙矣序亦草草塞命殊不足觀稾吾丈大加政削為望讀隣初長歌甚佳亦欲擬作一首奉贈而目前無少暇容徐圖之耳往稿伏讀殊為神爽近日作者雖多類皆餖飣摹擬略無明目張膽之氣如偽造骨董刻畫徒工

絶無古色如吾丈言言敷抒心曲凡所憂悲憤激畫底翻掀足使志士快心懦夫增氣真近日所未嘗有也二冊且留此一看稍從容奉辭風便荒栽奉覆希以時自愛不盡

選部澹生王公書

每見邢子愿侍御揮灑煥若神明以為佳墨實助之今乃知程幼博先生力也惜不肯非其人橫叨尊施貯之錦囊又恐見磨安能一噴成字如班孟哉郤有一語為門下助兵貴精而不貴多惟墨亦然善自珍

秋而已又見英〻俠氣見於毫楮之間惟恐此生不得相當明歲深秋或能躡屐遊白嶽過高齋玩弄寶墨也門下其許我否

又

門下高才負氣爲深文所中而終能以上書自脫況瀾尊集雖古之鄱陽令之盧柟無以踰之至於造墨之佳冠絕昭代未聞奚珪父子握筆染翰若此者公遂爲千古一人矣所致既佳每以自娛雖至相知不敢出示恐其奪去然念門下所費不少爲之宛轉不

安別具所謂以木桃報瓊玖至於扇頭大作蠙珠屑玉遂為懷袖之珍亦欲少留使者奉答而苦於代庖思致不屬又不欲倩筆遂爾寂寂索得同官董太初一墨賛此兄韻中人也每嘆賞佳墨以為真金不換耳冗次援筆都不成語冀一笑置之

太史思白董公書

日門下之過吳會也徒以訪不佞而不佞荷衣蕙帶煙波泛宅與鷗出沒隨風東西大都今夕之夕不知明復何詣而門下復求之於婁江於檳川於吳門棟

影安得有釣徒分身試然千里命駕問我雀羅意氣之交雲天可薄新篇尺一寸情流美不佞之失門下悵帳累日豈惟地主闕如而已哉墨苑題若序不佞不敢後於諸公亦思發其憤悱而兒子受室百事倥偬翰墨徵索客嘗滿坐如𥧌〻短章以應促迫又非不佞所安也已物色門下西郊置書郵稍暇卻寄不佞有兩座師皆在新安未酧宿草明年二月必訪高齋報謝門下先此復不宣

諭德石簣陶公書

江干閒出獲識道範於不意間傾盖之懽深慰夙昔明發遂無程而行不能少待仙舫頗為恨耳比接来翰并惠新篇邂逅數語遂成一段佳事矣薄物附將遠意兆敢曰投瓊之報也諸不一一

太史銘鎮沈公書

主臣無狀追憶十年来第前曽與足下會長安道中不佞始通籍無何而典客報罷矣爾来忽忽十年都無閒問獨時從長安市佳墨猶識君房字耳往歲客從南来偶言及足下近且逮繫相為大駭異時典客

何狀坐使至此其自取耶其有人中之也今承遠訊知己雜出可喜可喜所註墨苑璀璨可觀然足下墨妙當在鑪錘閒恐不必方負形質而已辱索鄙作嫓非別花人聊述行體一章以塞千里之命也不盡

觀察使訒庵洪公書

僕神交足下有年而未及奉顏色須過仙里造次中闌爲伏謁可謂緣薄惟僕雅有隃糜之好賈兒見詒豹囊多藏玦石茲遇足下顧得委心惟記室命之幸甚

侍御羲陽彭公書

所刻墨苑甚善而序不足以稱之不揣作序寄覽倘以為是附刻可也刻完辜寄二三本為老丈廣其傳佳墨可無贈乎閒近時贈人止一二笏亡論謝序當多貺輩孫輩朋友輩親戚輩門生輩須多得方足分人唉唉生七月中行矣老丈果來當以月初進則無及也

勲部太初董公書

不佞對公車是時治房政陸沉金馬河北儋父新入

長安市事〻畫蒂不離物色一歲星迄今憶之不當娓死乎而君房猶道及之孫仍君房是世間一片有心男兒矣喻靡蹟寥〻數語政不堪與諸名士補貂君房何至天球孫〻之讓曰愛魔成癖將無同耶君房塞上之行以秋為期此自男兒壯遊不佞不妨為倒屣但春來病委頓不支旦暮乞山恐君房入春明門不佞又長林豐草五鹿之墟矣奈何〻〻墨光精甚病歸山中無事當一〻拈筆為補其數不敢負也功疾草復

庫部澄溪羅公書

冬杪春初長安吏增一番劇冗薄德之軀又增一場大病第動中想靜憩肄熱途趨蔭然而吝窮中想知已咲語之為快則亦不啻渴焦者欲就飲沐也門下手書至正不佞杜門之時啓函再誦齒頰皆生靈液何令人艷慕若是墨苑出入捜羅遂成宇宙一掌奇觀剞劂畫精工足㓨鬼神方寸若心無不朽美事茶經梅譜瞠乎後矣豢屬不佞續貂愧非作者僅以丑章應命章郢政塞白可也不佞贅

太史霍林湯公書

往徒寳程氏隃麋再從邸次侄總中接見門下眉端有干將氣吞角霆轟君房氏自以俠絕托於墨以逸也邪寒夜分袂終今縕思苑中多眾眾大家不佞最拙宜安其短而烏乎見長如復門下誘進不善自藏拙遂為全苑中露醜矣入春三越月患目幾廢輟時晝夜抱火想中炭毒辱教之及勉拭洒就讀一過瞳子為清然終以舐犢兩瞳遂不能裁和章儻然藉蕊不竟廢瞑寄答當未晚也二扇書舊作併一稿附求

教言患目作字潦草惟亮在

太史鑑湖孫公書

夙聞門下高誼隱於玄默之鄉以逃名於紛華盛麗之境須覩墨苑新彙乃知凝神殫力積有年所矣佳墨過以端石試之真奇品也雖閑氏之裔頗能發精光以耀於文囿奈何昔人之不知用也門下創為之足擅千古矣敬謝待命者不一

黃門惺田梁公書

門下抗節雲霄適志泉石真達人之高標而昔賢之

逸致也伏諗笑傲餘閒以其不盡之確寄之墨苑顯
精畢慮旁搜遠稽蓋已奪兩儀之巧藝三教之神
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以眎駝情九奕若其
於世用世寶可同日語哉去歲謬承遠命勉㩦小什
愧不能表章萬一〻且厠於玉林感門下采對之誼
蓋銘戢弗啻矣何當復損佳墨先後綢繆耶三肅登
嘉謹此佈謝

衛部心澤胡公書

門下尚友墨卿樹此千秋之業且復廣示同好共垂

不朽不佞無能為役竊亦貪附青雲況申以微交之約輙忘固陋遂成績谿門下不以㱕譌重貽木災安所藏拙以為非咲媿矣媿矣乃屢使命貺之佳墨顧不佞之於門下雖切臭味之投未有縞紵之獻即門下過聽微交而辱收之其何以得此於門下哉懼孤盛美覥顏拜嘉使旋勒馬索書率爾布復未知所裁遥悵仙蹤徒懷耿耿

太史隣初顧公書

伏承賜問迴環省覽具悉近況停雲之思浣慰多矣

整閒墨肆而垂誒知己餘瀋流汁輝映千秋豈頓閑奇於五都之市哉吾丈以此自居所謂有識者果不異人意也不佞於典述無能為役它日縱觀鴻苑摩娑豹囊中數九當可以敵易水之松烟矣使旋率爾布謝忽焉春暮握手未期延首南雲可勝懸遲

太史陽隣嶽公書

伏讀墨苑佳刻牢籠物態漱滌藝場盡豹囊龍樣之形煥削木爛箱之色皆稱廬山易水名家詎能擅聲於前先製入之藉以永垂謝謝不佞即寸之數升腹

穠寧能忘玄香楮郡之贈擬就燕言用旌龍劑第使者倚馬倥偬無暇容尋盟異日先此陳謝

北部允初姚公書

榆蔭借芬景高踪之日久矣往為脩郄者所遴以致韓非怨蠹鄒陽剖心然而演易傳書不足為大君子累北灰然韓孺嬋娟賓王翳惟尺霧能如青天白日何墨苑一書寂然千古玄元靈氣尤前人巧思所未及恥以蕪言溷諸聰衍奈何〻〻如命續貂幸為掩拙何日得握手一談以罄衷況臨楮神造

別駕晉峰趙公書

足下以靜默之思超玄之致為予墨揚芳聲長光價俾奚潘不得擅美於前而後來者難為之兩此實藝苑之珍而不朽之業不佞雖心賞神怡喜譚樂道如鴻毛之言無足以揚盛美何春林欲暮抱痛幽棲忽拜手書兼之佳墨几案增重愉懌無已摛管卒謝未罄寸衷外附鄙刻就正騷壇

民部天迴林公書

昨從劉老丈綠玉山房獲覩足下墨苑不覺頤解鬚

詩一歌寄齊頭咄咄松滋侯見之當為吐烟雲三日晉安雖僻壤域乃武夷霍童兩洞天在焉足下部紹飛玉舄一翩翩乎當具筋技三百顆啖足下

學愚愚谷鄒公書

侑田間一覲心清揚便沾沾御李入城詩示諸朋儕三天子都有快士程先生韋詩奉半面勝封萬戶侯哉隨囑守門者偽玉舄見枉其亟懇奇僕卧病兩月盟擲久廢謝一切客適足下過我守門以囑故報蒼頭以病故辭而不知僕意寔不難於抱痾相待也曰

呼健足追逐而仙帆南下雲雨虛無矣僕生平不敢拒謁者何敢拒足下墨賦呈覽碔砆砂礫以廁珠璣得無形穢耶扇頭二詩妙絕薄有報瓊琚足惜一嘆耳前惠諸墨大非常品所謂金不換幸有使者寄三四挺毋謂僕得隴望蜀也

少冢宰栢潭孫公書

見訪之明日不肖駕小船走南津款謁且移一艤待以邀從容驩而莫可蹤也蹤之北津又蹤之山中衆上而卒莫可得而不肖乃悵然歸耳惟公惠而好我

贈我以長律餉我以玄玉而又觀我以巨帙不肖既無所從跡公明叙巨帙而勤繙之已累日而公所為詩若文之盈數十百篇不可勝讀也又因得公蒙難出險狀長歸當共瀝血明心蓋其危哉語云詩能窮人又云窮而後工公殆是乎於是不肖業盡習公之才情意氣若雅相結納者即異日跡之而得淋漓秘酒間之以踰此矣使者迫欲去不及為一語答贈倉皇書而近作扇頭聊以博粲就評耳秋風送涼便堪棄擲矣不具陳

民部白雲吳公書

江城溽暑如醉政謝一切緣對楮生玄晏諸君粗有閑閑凝香之趣而靈鴻至發緘領誨快披墨苑髯采妍富繪事生動一函一詠光影相照觚當置之帳中坐起周觀用以滌煩解慍示必從戰寓目耳俚語遂爾未簡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呼兒滌新硯試研赤玉足使火齊無色珊瑚非寶再拜冰紈之惠變炎蒸于閨闥起涼風於襟袖索恭眼邊俗物無足根瓊瑤塵記室者值上使去程甚緊造次空緘題謝相期秋風

演洽碩我石頭城畔把臂悉心陳以弇陋不備後

廣文惺裹古公書

不佞碌碌風塵每得右房而爲墨試之何書時和之重第謂墨當今鮮儷再及讀圓中草而從新都人梳其疑復然後知足下倜儻瓌奇有古賢豪節俠風蓋其奇託於墨鳴於詩墨與詩要不足以盡足下之奇萬一也陳子辱教愛有目碩不佞羈跡一廛無從班荊而倘世雅迺區區鄉往夢到黃山數度矣納復龍門謀之昕夕尺素先申臨楮增結

太史縣山王公書

暌辱遠頤殊悵夙懷式遄其旋竟不獲申投轄之敬以為悵然茲拜手書兼枉隹什瓊玖在抱白雪難賡惟有奉揚仁風永矢勿諼而已不敢踰伏子舍已如窮轍伏羽無復雲霄之期門下愛我歲寒共盟章無越墨池一步也家居適避客遠遊并為告罪草〻謝教不盡欲言

太史陳初頤公書

使者至再奉手尺兼損玄霜感勒之私何可言也披

閲墨苑無論考據精博結撰道典兼光藝圃瓌比若華即其摹刻之工擅名國手畫苑中亦當奉之爲撫乾矣何啚緗帙有此異書尚欲覓隹紙踳求搨一本錦瞱玉璣裝潢之爲子孫世〻永寶耳海內名公得觀是帙計無不欣然動色若更試玄香趁溪鈇李何論近代哉使者逗命草爾布謝耕李禾終但有心篆統希炤亮不盡區〻

文學響泉宋公書

久知新都有程先生不讀所爲園中草幾以墨氏失

幼博矣海鄙之人耳目如三家市大都盡是抑豈屑長卿所云右軍帚頭筆以書畫自掩將人之不盡知程先生者亦以是故耶孫墨損既改為荒年之穀從此池水盡黑詣先生之賜也鄙人少喜學書至今未有長進家所藏率多舊墨然善品蓋少愛其色蒼然貌凝然亦自可把弄以終日也聞門下所製悉詣崖妙絕倫何時得一徼惠以光海壤使什襲藏之與網中珊瑚共發精采乎唯先生留意拙書一帙并錦箋一枝聊將遠意不以其物可也尚有迄々具之碧箬

牋半幅

司馬桐岡宋公書

巖穴陳人門下不俗時摘此豈老氏棄取之意乎抑曾惠劉函之嗜西扇頭四作渾樸驗貫蒼然蔚然袪歌轉折變幻直躋作者之壇把玩披拂時懷君子風矣墨苑侯領及覆仰見門下識窮騁造才探驪珠不然安能極法象之頤析玄渺之微而來海內名賢之筆如此其博且精也不佞自反鄙陋一旦廁諸賢之後能無形穢之愳乎顧門下之命何敢以不文辭計

惟墨贊太極一圖及二氏之說管中似有所見勉爾數言錄求斤正語云注瓦或巧注金則昏斯之謂矣其河洛諸說并墨苑小序尚俟面間請教茲未敢呈也臨楮翹跂不次

黃門石林祝公書

别來如許春且暮矣何事又横罹無妄之災亦名之以今亦等之虛舟飄瓦可也丈平生負氣急於自明嘗貿物忘末世末法非持三緘之戒不足以自度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況墨苑一出海內賢豪為丈鳴者

不少矣何必更嘵嘵哉小兒已歸玩墨當寄之不敢虛雅意不佞九載考滿不日且北上伏承佳墨當攜之以自隨以誇都人士之具隻眼若使命下辱正値拾行李務冗遽速草率謝不盡言

勲部太初董公書

叢為足下撰墨贊一則方愧拙鄙無當大方頑荷鑒賞遠勤清貺閱靈氣諸品知足下葉廷珪輩中人已讀扇頭四詩知足下進乎潘陸已又卒業園中草則又進乎靈均長卿根不識足下眉宇面孔祀鏶入林

今後惟有到處逢人說項斯耳力旋謹勒八行奉報試錄二冊請改諸悰瑣屑統俟嗣希不一

宗伯穀峰于公書

人林北來業叨翰教舍人再過復奉瑤章所賜隃麋浩稱神品何以當之無忘足下遊心藝林窮極雅製僕不揣欲艷欲為作一傳或賦以附墨君之友心許久矣入春徂夏日為俗債所逼未得從容淙淪吐所欲言使吾以空質應負長者之托奈何昨鮑中索過此先為寄聲願假以旬月必有以報不敢虛也阿膠

三爺所自製者可與和煙之料惟始入章〻

又

中素行後暑月村居効毛穎羅文例作桐鄉世家一首為足下以桐易松故改松滋封耳適得詹刻乃知瞿道侯封已受焦公茅土因改為傳以避之遊戲之作聊備一體不足稱文也僕雅不工書命侍史代草托邢子愿公為書一幅當從彼中付使矣子愿嘗索阿縣云欲作墨如須與品僕當為足下供之小詩二章命兒書扇頭奉謝前歲使至汝上為稅使所阻閡

狀戲作一詩紀之已而墨至章朱陸沉也然此詩既成須一呈覽亦有關謡俗耳承惠雀劑愧無以塞甚感甚感病冗卒爾不盡

太史蘭嵎朱公書

耳丈邁俗嗜古之槩久矣時從于墨氏沾揮灑之餘潤以托賤姓名行於世敢忘明德耶僕久困青衿於古文辭詩歌一以時藝梏賜從事豈可令大方如丈者見況以特起之製作貽自今以後之佳觀而俾蕪謭悪札錯出乎其間僕之顔厚而丈之取善則誤矣

此僕欲不負巨源丈之舉而不可得欲不呈其醜而
又不可得者長短共九章統希椽筆改竄命毫更錄
以付梓人受愛銘心尤所翹望於形骸之外者也請
扇頭塵什感愧益深慚短寸不克即步嚴韻以畫請
正之私別書俚句倘緘以獻非所為報稱也手勒不
度統希心炤入末之剩告成乞得一螺作小楷不敢
輕試亦不敢多求耳餘不次

侍御歷陽金公書

都門邂逅襟話千古豈不稱大快哉第此道主人無

能致欵〻方用爲歡乃故人不胥其過返修之佳章播之瑶頌感曷可言細觀門下遇難而夷襟懷洒落超然塵世之外至於甘澹素忘情景不殺不害一念尤爲備慈航超彼岸真詮不佞之大有快於門下政在此也時因患腮杜門索靜不盡欲言曷勝瞻切

又

故人光賁得慰渴思快如也緣以俗冗倥傯未及爲促膝之談甚且適館授飡兩着俱度即門下不胥遇其如自訟乾〻旦暮莫解何茲又承惠墨鄉希世之

琭曾不少靳當十藝之以志明德外具不腆藉手達
忘餘容黔田面悉并謝嘉句之錫

觀察東溟管公書

别後每念足下高義真足以薄雲天冝其以好報擅
名絕代也前月偶有荊溪之行失逕道駕失此一晤
不勝悵怏適得手札重以松滋不盡琭品而二扇佳
什極初相信相愛至忱即以詞賦論亦非目前諸名
士所及也弟當之不無愧容耳拙題置在篇首尤見
謬推之雅感刻何言傳書者立迫田音草率布謝

海陽明府東山李公書

鄣山巨勝環溪如帶不使叢入境時即知有名房為地靈增重也邇以公謁由秋浦道中會赤城名頗嘖嘖門下高雅不置口私竊豔慕之辱瑤翰遙貢知發順枉顧為閽人阻蓋瑣役之無知可異也承賜新詩盥誦盡欲墨苑及佳墨二種俱領記室圖識清當冗中草復併謝惟俯炤不備

諭德石簣陶公書

客歲湯太史致厚志職事填委愧未有以復也使者

至再蒙佳訊重枉瑤篇何義之隆而詞之令乎自惟先君子之有一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視僕依依若其昆季與夫朱旛皂蓋而臨民若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將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鎖其文辭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拳於使命若益先大夫之以也病餘久不為辭賦輒趁筆書雜語七章博一笑而已不足存諸篇牘肅函附謝不宣

應天　陳廣文景雲公書

客歲承翰教草〻裁荅殊未罄鄙衷但樗櫟自甘散
秩寄迹白门蓬藋之廬真可羅雀門下乃陸惠好專
使乘問重以琛賜感何可言玄元精劑庭珪以來殆
無其匹當什襲為世〻寶至於諸品種〻臻妙知门
下以玄理發生之霞矣讀尊集如禁鼎臠兼飡沆霞
備極芳潤令人嚼〻欲傍而墨苑網羅今古群言之
圃真曠代偉觀不佞以蕪陋之辭何敢厠其間式使
旋敬此附布謝私衷〻之具少伸微忱統惟鑒存臨
楮曷勝嚮往

太守天池巖公書

邇來閒窗時以崖研永日滑君房墨真爲益友瞿先生墨贊留此久矣茲附上是其親筆遂刻諸苑中可也冗次不備

參軍衛嶽丁公書

自昔曰臣源一奉書足下乃不佞屏跡自放竟無由再具尺一爲候起居不佞之跡爲甚足下抱千古之奇立不朽之業墨苑一書足垂後來披之種種色有倫有章自今謂墨苑重足下異代謂足下重墨苑即

妙製玄元大是神物儻謂足下立墨之極非邪扇頭大作雅然晉魏讀之令人嘆不自得假令晉魏人當之猶然慢然也不謂黃山白岳中乃有此人欲成報章忽卒不得且四詩大占境畝終不能報也南兵諸墨非所敢承謹肅使者再拜稽首而謝

貴池赤城羅公書

須車騎辱臨下邑蕭條無以御客門下不嘗過之爲章廼復承手教遠煩惠及賜犬布之几席瑰瑋縱橫何必海底珊瑚山中琪樹即此墨中百品而張茂先

不勝載矣敢代爲兒子稱謝墨觧二首已爲書就不識可當墨苑之一噱否且臨池之枝尤非所長惟門下覽察而去取之不一

望江王沙袁公書

欽挹大雅懸諸十年友不肖固陋文采翰墨皆不足當作者後塵而門下著述之餘殫精于墨凝神進道非復人巧海內名公騷客所鑒賞歌咏久盈湘帙富矣大矣門下何所取林而賜之書札欲徵其家筆可謭也友不肖固陋而欽挹大雅懸諸十年一朝得以

尉菲下體托青雲致不朽是為幸已摹加之雅遺則
愈過矣披閱圖刻觸目琳琅迴環玄鄉滿几圭鏵友
何人纍富至此千古之美雄絕世未常不欣於知己
故玄德三分之傑一遇文舉喜見眉宇即門下推及
不肖附人林兄之誼非知而愛我必不以不朽相為
不肖之感深矣不揣敢為門下作一後序并下數贊
語以申盛盛倉卒未即塵唉使者有程又不可羈也
俟成篇専力候致別具不堪李報統乞恕怡天寒為
斯文自玉

無爲州使君懷野任公書

門下聲華藉甚膾炙燕都士林之口不佞嚮往久矣辱來諭乃知舍親黃慎老得厠崑送交不佞蓋借光寫而瑤函詩箑得覘大雅一班讀之令人欽祇服之神遊蓋公之舍矣羨羨遽使旋值冗迫中姑草率附謝不腆何足報瓊聊當一芹之獻耳餘悰尚容專致臨穎不禁詹馳

太湖桐栢碩公書

曩不佞齋貲購墨不知有足下也及得玄卿墨品種

種精妙且如則還直不二不欺私心竊謂足下古質實若子令人中不多見者嗣是羅赤城書來始知足下豪傑好義有聲詞壇踰糜之業特其寄寓此自古英雄一不得志於時往往有所托以垂名千載不朽大業寧獨在鍾鼎間也捧誦華牘詞旨茂美而詩篇璀璨焉爽有致此可直接司馬之軌異日者登壇執牛耳夫何難哉鼎牘遠須具見高詣墨苑墨品一一拜嘉藏之十襲昔人謂一生當着幾兩屐今得此於足下可以畢此業矣小詩一章置之箑頭聊為足下

噴飲幸收之若海為不佞藏拙可也肅此以候并謝
郭雲在望不盡依依

勲部潞生王公書

入春風雨愁人使者隻身遠道良苦此中梅花盛開時發窗前之夢恨不得吾丈揮麈傳觴其中亦是欠事明年此際能一賴我否所惠墨領訖可謂愈出愈奇能為不肖特製數挺工料如金不換者必有以相報墨苑精巧其天孫児工也其傳無疑矣目疾困甚草勒不莊

太學公望程公書

海內以墨鄉鳴者新安爲之魁新安以墨鄉鳴者足下爲之魁不佞近接台光兼蒙盛雅且慕且謝歸來淨掃書帷焚香染翰神光燗爍黻霧騰飛悉從端硯中而起有是哉奇之奇者也足下力奪天工製絕人巧芳聲當垂之不朽矣嵩伻奉候愧無以爲似適搽篋內定造白雪樓君十握敬貢文右玄玄隹品非此君不能寫其精管子墨卿庶兩相爲用矣足下其鑒涵之爭幸甚

參軍衛嶽丁公啟

仰惟門下江左異品新都奇才詞賦藩名家寫惟班馬之右墨苑令作者若出淵雲之間憶與漢代官儀爾萬國而拜袞冕遂成周家禮樂領群辟以侍君王表表清朝近臣異異當代鉅望無端非語雅志歸來但直己之自信豈譏人之罔極坐圜中而視草讀其文忼慨悲歌核紙上之成言即其事痛哭流涕既而飛霜擊於燕地回之振風告於齋堂出諸幽深之中暴之光明之域公蹤已白人謂無冤生為聖世之逸

民製作錦囊之妙墨俾鳥跡玉牒韡雲起乎翰林將操觚含毫槩風飛而飈豎爰成佳刻自序請文尺素到湘江辱公惠我片言飛几案托字將心謹謝

當塗明府遂東王公書

古人有意氣之交即一面未覯何害爲知己不佞交海內之士甚廣然耳君房之名蓋不啻雷灌矣七年江干今日作牛馬喘每悵仁兄之墨隱譜長而意遠輒爲羨絕但不敢先冒按劍之嫌而不意蘭心華韻先有芳訊之來也情儀備篤感謝〻〻使者未日正

值　新命重移然尚欲至劉門候部考選則尚可同

在燕市中諷笑耳百冗蝟張腸俗而腕弱墨苑序殊

不文仁兄不遺姓字令善書人好鐫之扇頭僅句美

溢愛深何以堪之敬爲賦謝兼致小物引意匪敢云

報也惟仁兄存之不倭還欲墨紫許爲入京資友之

用不日差人特值來尚有嗣音此不惶覼縷也

貴池明府赤城羅公書

初春使至家報甚忽謂門下二月初即行也以故長

安故人僅附表吉鄉一書令接來教乃知旦暮始發

矯首河橋無緣折柳韓退之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於董生之行榮其必合門下意氣吞吐雲夢八九何啻十倍董生斗酒和歌洽言契合當必有結締千秋也者敢以爲門下贈薄具聊當祖餞統惟鑒在

答益州使君東台汪公書

去春辱琳琅之函并玄鄉之賜迄今耿耿恨僻處山城無能時通訊候耳新都有門下宦遊四方者靡不借光若洪觀察公每相見輙自津津而同儕則時時相索真可謂今之墨聖前無古人矣尚畱音謁以聆

玄旨不宣

觀察使文所馮公書

尊所擬墨稟稱其表體貴于形非獨豹橐雁錦足詩也往方氏以司馬作秉章司馬攝賊古人方子寔穴司馬兩相重兩相利乃爾嘗讀司馬壽江陵太公文所稱衆父之父六子之乾以天況人畀畀倭我余醜其人併醜其言方子汗流追逐猶蠅集矢蟻附羶胡怪我公獨卓然不為眩惑真有豎立三界之意所治一隃糜寧淂不精曰者誤聽里人一二口語幾失公

令久謌之當不以纆紲短公冶長作寶墨記一首附銀鹿上之集中有序有賦未容添足更有小贊請俟異日邢子愿韻人也所稱墨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與畫謎與禪有味哉墨與香並為政此策必非無俚墨沉香引墨香不能踰案而香香乃至透垣一如闍倩士一如噉名人二者相得當益章章丈請亟行此策婚媾二妙天下操觚士更當躍然奮迅揭竿而先之矣

又

昨擬作記耳偶有餘瀋聊爲作贊媿不能稱墨家南董公以玄契墨而墨以玄效公知己作伴亦何羡凌煙自此以後天下齒類君房唐奚宋潘蹢躇九幽矣有深鬚者有微髯者並道公括諸程六千緡以往自此招致墨卿當不減孟嘗三千倘幸舍既滿以波及晉國何如一咲

又

嘗見宋小說謂李廷珪既以墨名價者甚衆有好事張公子欲得真者使使至其家以最美圓珠飾其首

後德壽重華兩宮爭構僅淂一笏即公子所專造者公子圓珠一顆價直百金蓋全用為題非研磨為料也公製墨精妙何人能餝表贋售此如晉陽真主不衫不履自走天下英雄何待冠冕珮玉也然令世重墨若張公子恐寀〻矣王辰玉詞林翹楚何以苑中不見一字豈誤遺耶使若再來幸續示之不佞初夏往長安佳墨見貺當以資平乘一玩不敢用代朱門羔雁也

又

我丈秩色雄心飛揚六合即酒杯閒意氣便足千古何幸如之佳墨之賜多〻益善但媿投瓊無能為報耳對客草覆此謝不一

廣文惺袁方公書

不佞樸樕已足比數纍者以豚兒沭雅愛故敢通一刺致謝門下並伸仰止之私而明公不以為樸樕而棄捐之既賜令音復辱瓊瑤之報厚碩殷懃出自匪望覧佳篇知幽懷逸志而禹錫輩當拜下風試園香臨池之際恍惚若五色雲起而逶珪父子當避三舍

明公何曠世絕倫至此哉不佞何脩厚遇明公至此哉唯是一氊羈守咫尺斗山末繇瞻對寤寐徒勤耿耿耳倘徼天之幸拜一命於大郭之間祈腰之暇得追隨杖屨商訂千秋則不佞私衷尤足生平之願焉第恐造化妒人不能什伯如薄命廣文意也茲因敝力之便謹微八行奉候起居并布積悃癸、微忱聊佐雙鯉不足為敬恃通家意氣不我督過耳墨苑想已卒業尚有白於左右者雖傖父之談不足為重但藉明公芳躅足附名不朽致此地有名人亦敢借求附

末臨風草草不盡心膂

太史蘭嵎朱公書

昨奉雄談不勝芭快豪俠胸懷才賢邁艳大非塵界

中數數見者侯台旌返自塞上再畫披露以悉

寶墨齋記

余觀魏武當漢之季世宇內四分五裂以彼雄才大略睥睨神器日提干戈倚馬上之業宜心神專有所屬他務未遑然猶廣招文人才士馳騖詞翰攄鞍草檄橫槊賦詩故能父子兄弟擅名鄴中六朝以還鮮有儷匹益信斯道為千秋大業不朽盛事楊子雲乃以雕蟲小技目之至謂壯夫不為何其說之謬乎

及觀陸雲與兄機書言三臺之上曹公所貯石墨數十百甕夫石墨今雖莫覩想其形質亦當不甚可玩何足多藏蓋曹氏酷嗜脩文翰墨實其所需恒恐乏絕故不覺其藏之多耳向使孟德目不識書手不作字方將溺儒冠焚典籍何至藏墨于層臺閟室以資後来好事者之標賞焉余爲童子時性即嗜墨中年專攻其業晚益成癖至傾槖倒囊一無吝

惜客有規余者謂子破產治墨技固殫矣第恐玄之尚白異日何以為子孫計耶余惟先世遺産不逺中人比余脩業息之章累萬金乃令畢奉墨卿成吾所好昔灌夫有言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況余一技之精上掩千古家之所藏不減三臺嘗笑李廷珪煬松為煤和劑以添材質色澤不足以當吾下品徒以時無作者橫得美名厥後德壽重

華兩宮爭購僅得一笏價倍黃金幾埒重器使吾子孫誠能守吾遺墨不輕畀人焉知後世不動　尚方之求而長桐鄉之價乎且吾今日業已得當鑒賞名家上自館閣下至山林更僕悉數殆百餘書言人人殊品題則一序文則管觀察東溟云殫精竭思尋真辨僞得三昧於烟煤膠漆之間金黃門崑源云殫竭心思剖抉玄妙前無古人後無作者彭侍

御熙陽云堅而潤黝而光採其閟密其所玄解者未易語人焦太史澹園云輕乾黝黑入硯無聲蓋備墨之衆美古人所未及宋文學譽泉云余嘗于高麗蕭吳江綫上試君房墨及乾鮮明如鑑始信仲將一點瑞有此理朱太史蘭嵎云瑩黝星燦耿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顥彩又作詞詩有云託跡桐鄉與漆園化入火嚋骸燔形銷質燼精魄

分真靈乘氣常氤氳碩太史隣初云進于道
疑于神濡之而赫蹏絜舐之而輔車芬馥之
而册府重屠儀部赤水云制作精良實有神
授抄鮮秘寄不傳之訣經數十年後當與李
廷珪並傳陶太史石簣云古稱韋仲將之墨
一點如漆至君房則真漆耳程比部人林云
玄元若存靈氣綿綿掇今嗣古其法無前董
太史思白云横絶四海不減奚超百年以後

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宗經略桐岡云制造精美駕超軼谷奪天地之工窮人物之變趙太史溟南云幼愽之墨諸品咸精而玄元靈氣幾於神化祝諫議石林云墨品毋良新都新都毋良幼博墨道之興斯集大成王吏部澹生云至於造墨之佳冠絕昭代未聞奚珪父子握筆梁翰若此者公遂爲千古一人矣索得

同官董太初一墨贊些兄韻中人也每嘆賞
佳墨以為真金不換耳王山人百谷云佳墨
一點如漆可方仲將無論潘李况于魯輩哉
又贈以詩云身將墨隱非求市老得詩名獨
擅場邢太僕子愿云幼慱燃漆成劑遂擅一
時光價幾成墨妖錢山人和父云烟草膠液
必精必良龍文外昭珠涎內潤江中丞念所
云幼慱制墨表裡如一絕類其為人玄德茂

矣洪太學汝含云堅而潤黝而光真二兩之烟一點之漆可以書王遠噴班孟吳民部白雪云君房氏抄鮮墨宗三昧融使一滴黑水如雨頭數周徧詞林得未曾有趙別駕仁甫云黝而且澤質有其文不計費不惜工不二價以故寶檀文壇聲流華裔賦贊則鄧學憲愚谷云若烟無烟若質無質似香非香侶色非色漠漠嘿嘿變幻恍惚潙元氣而涳濛盪

沆瀣之流液羅貴池赤城云純漆比色黑玉
敵勍煙真草細折到縣清董吏部太初云碧
松精含金壺光矚竈工壺妙入浮提局金侍
御嚴陽云義之筆經常誕墨方誰其嗣之博
物君房豫章王孫用虛云千載心知余多君
房四海手澤無渝古歙嚴比部天池云固元
劉雲玄趾導臙常誕顧蒙奚超未濟丁叅軍
衡嶽云殘精而囊豹文則蔚如含光而吐犀

神則瑩如薛文學虞卿云神乱鴻臚不竜三
昧質有其文窮工壺技詩歌則羅武庫澄溪
云燃熖睨高畢銖〻亦無失萬杵成隃糜徽
名遍少室蕭司成玄圖云不借龍麝芬真氣
滙玄元精比雙南金清韜閒風僊于宗伯穀
峰云烟雲氣結松為爻文賦名高墨作卿于
符卿念東云非煙浮黝黑入水識堅剛易水
源何盛新都沠更長馬文學季聲云為點為

畫色俱𤍽非煙非霧毫中起丹臺似乞青龍胎王毋疑分白鳳姊林民部天迪云詭如滄海羅貝珎燦如鼂采開崐岑千奇萬𢈔譜難畫一片價重雙南金梁黄門惺田云古来此技稱奚氏玄丘更闢新安市千廛萬井皆尚玄獨有程生噪人耳王太史肖庵云掃拾慳銖兩調和倍討研九蒸憐雪綘萬杵劑霜玄王山人太古云造時夜聞鬼神泣天地玅法

秘不得獨耀萬古無精光尋常一枚可敵國
沈司馬繼山云帶草畫窺松外徑墨花晴染
竹間池姚比部允初云淡烟漠漠碧雲橫層
累綫得四銖輕彈丸珍襲授長卿乍研龍尾
瑩且清徐山人興公云端溪石上生紫光染
濡毫素增光芒始知製法入三昧軼李超潘
誰頡頏沈太史銘縝云龍紋故號新安香珪
鮮陸離曹任置鮑儀部中素云芬芳噴薄龍

賡散光柔陸離珠璣燊知是冲玄靈氣鍾蕭颯秋堂烟霧籠張孝廉伯起云古未英賢胷奇癖稽生之鍛阮生屐後此復見程鴻臚親忤玄霜點膠漆夫以上諸公俱稱博物君子于余或丘里親故或湖海雲萍或一時傾蓋或千里神交或承倒屣延納或蒙虛左招尋或緣墨卿介紹或奉詞壇鞭弭臭味既同獎詡偕至汙不阿好何由臻此然天實啟之非

余始念所及也竊惟吾鄉素封十室而九上者擁貲鉅萬次者亦累數百千金錦繡充于篋笥玩好溢于齋閣自謂陶朱猗頓意氣揚揚乃若青雲之士率以銅臭目之間與往還不過叙問寒暄而已吾尚玄如揚子守黑如老氏身雖被放而神日益王業雖就聽而名日益趣至公卿忘其貴燕郢忘其遠屐舃填門竿牘盈几爭持文綺白鏹易吾墨一函𣪍

挺不啻空青水碧珊瑚木難由是觀之盛世
所寶誠在此而不在彼矣頑所居湫隘雖不
敢望漳河雀臺乃桐烟妙製大非石墨可比
因取先祠之東隙地方丈特置一室貯墨百
櫃以待四方賢豪長者之求且以遺吾後世
所不知者何人遂自署曰寶墨齋仍攝羣公
贈言而為之記

萬曆甲辰菊日玄玄子程大約書于二酉室

書寶墨齋記後

余兄幼博先生為寶墨齋記成客有卒業而献疑者子之為墨也烟而非烟也馨而非馨也則誠足寶也者子之為齋記也矢句而金擲也琢字而玉圓也則亦足寶也者而不見子之先世乎苓塞傾蓋之士則聖人友也伊洛兩夫子之賢則聖人徒也亡已而秦之御史邀河汾之弟子元皆治文墨穀令古子不

之采而口實孟德為奸人黨乎余應之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孟德固一世之雄也剏事有足取焉乎其以人廢之紫陽大儒也書法妙千載乎孟德事臨蓦焉六代而下為詩者乎三曹父子不勝誦法而師承之剏獨墨也客默然無以對乎是吴門遺酒至浮數十大白徑醉矣因而被髮濡墨紀其事乎記末

二酉生程涓撰

吾鄉山峭厲而水清潔所產人士大都卓犖
好奇紫陽先生崛起有宋紹千載不傳絕學
文章事業兆唐虞周孔不遵獨書法摹那魏
武嘗語人曰吾法其書不法其心伯兄幼博
作寶墨齋記頗矜漳河三臺之藏思彷彿其
遺意焉夫曹公曖昧詭譎城府深窈荀文若
與之朝夕論議白首而不得其心幼博剛腸
直氣纖毫畢露雖三尺童子一見即可識其

生平其人品之相反若冰炭然何柚毫削牘之際嚮慕其人至豔說而侈談之津津乎有味其言耶無亦紫陽取節之意其瑕瑜自不使相掩歟余恐觀者欲以此槩幼博於事故特為表而出之宗弟褱跋

里人鮑觀光書

寶墨齋歌為

幼博宗兄作

昔人曾有言積金遺子孫取盡錙銖

用糞土轉盼之間無一存昔人曾有

言積書遺子孫復字一丁莽不識汗

牛充棟將奚論積金積書俱外外較

言二者積德好陰德冥冥何有鄉爭

似吾兄墨為寶吾兄攻墨五十年早
見童烏頌太玄守黑風持老氏後揮
毫曾侍君王前伉直敢與權倖進
賢冠脫挂神武矣言墨氏悲染絲寧
向楊朱泣窮路歸來舊業未應荒蒼
山縣水寄桐鄉遂向雞林收玉液高
從兄梓搗玄霜榆墨寶齋構何處煙

光霧彩紛如許雜珮真如九子多富

藏不滅三臺竹林〻墨蹟輯成書篇

篇珠璣銑璠璵就中妙言千萬億眾

愛雲間董仲舒其言君房可百載百

載之小墨不廢傳至千載墨亦〻君

房之名千載在縈名爲寶〻未央廷

珪父子及仲將黄銀白鏷無顏色楮

生管子供文章香霧漆光浮石硯絕
勝千金與萬卷敢言遺安子若孫遠
被夷裔近覩串
萬曆聖人筆如椽縱橫墨妙動雲烟歟
成天地分明晦為祝重黎世業今
弟涓其草
表素書